皇明詔令



成祖文皇帝

春和諭勉臣僚勅　永樂二年正月初四日

皇帝勅諭天下文武諸司朕惟事天必以誠心爲本愛人以實恵爲先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故能愛人即所以事天朕自即位以來嘗諭爾等亦既切至然尚無實效治軍者或不恤軍治民者或不恤民甚者非惟不恤又刻害之寔違朕之意今春時和東作方興故又諭爾各司思勉誠心務實申明教術勸

課農桑慎固封守問其疾苦恤其饑寒求清
苛刻之風益崇寬厚之政體朕之意以迎治
平故諭

封懿文太子嗣孫詔　永樂二年三月二十七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聞帝王之道立愛惟親爲子不祗不敬
於父朕
皇考神聖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
帝

皇妣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高皇后咸有一
德克享
天心創業垂統傳之萬世朕
長兄懿文皇太子降年弗永[illegible]允炆幼冲嗣
立昏愚自恣顛覆舊章崇信姦邪戕害骨
肉舉行攻朕必欲咸劉俾[illegible]噍類天下蕩
然
社稷幾墜朕惟
祖宗積德之勤
父皇

母后創業艱難不得已而應兵賴
天之祐內難廓清允炆罪惡貫盈闔宮自焚諸王
臣民同辭勸進朕以
宗社爲重勉徇輿情君臨大寶
長兄諸子允熥允熞允熙仍賜王封不意允熥允
熞弗知省躬自生疑懟朕以長兄至情不忍
譴責免爲庶人以保全之朕痛切於心嘗存
念慮長兄未有承祀其第四子允熙生十有
四矣器資端重改封甌寧王世守懿文皇太
子之祀於戲惇和之道睦族爲先敦叙之仁

繼祀爲大展余同氣之情庶盡親親之義本

告天下咸使聞知

立　皇太子并封諸王詔　永樂二年四月初四日

皇帝詔曰立太子以尊

宗廟重

社稷樹王國以廣藩輔隆本支非一家之私爲天下

之公夏商周漢唐宋之盛用此道也朕

皇考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

帝

皇妣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高皇后聖靈陟

降敎祐朕躬君臨大寶夙夜祗寧思惟賢德
傳序維承繼續
神明之統祀蓋爲
皇妣之光華監觀簡畀延歷于茲周王以宗室之長
屢表請立太子封建諸王宗室羣臣合辭舉
表謂朕長子承嗣
宗廟諸子皆足以夾輔邦家惟天下之通義徇衆志
之僉同乃於永樂二年四月初四日立長子
高熾爲皇太子授以冊寶正位東宮第二子
高燧爲趙王尚念宗親溥施恩禮封[illegible]

五子孟熇爲崇陽王第六子孟爚爲通山王
第七子孟燦爲通城王第八子孟炤爲景陵
王第九子孟燿爲岳陽王蜀王第二子悅燿
爲華陽王第三子悅燇爲崇寧王第四子悅
炘爲崇慶王第五子悅燮爲保寧王代王長
子遜煓爲代世子第二子遜烒爲廣靈王遼
王第二子貴烚爲長陽王第三子貴燮爲遠
安王第四子貴煖爲興山王第五子貴烜爲
巴東王第六子貴炖爲潛江王第七子貴炵
爲宜都王第八子貴烆爲松滋王寧王長子

盤烒爲寧世子岷王長子徽㷿爲岷世子第二子徽煣爲鎮南王谷王長子賦焁爲谷世子第二子賦熻爲醴陵王韓王長子冲烒爲韓世子第二子冲炑爲襄陵王第三子冲𤏡爲臨分王秦王長子志均爲秦世子晉王長子美圭爲晉世子於戲治法前王統承列聖内外相繼保

宗社萬年之福華夷同樂亘古今全盛之基布告天

下咸使聞知

諭勉臣僚恤民勅 永樂三年正月

朕惟治天下以得民爲本保民以愛恤爲先
愛恤之道不過使其衣食之有餘無凍餒之
患則禮讓可成鬬爭不作教化行而習俗美
矣朕
皇考太祖高皇帝混一輿圖制作禮樂保民厚俗身
致太平其間愛養生息之道思之至慮之周
故天下殷富生齒日繁致治成功超軼千古
朕即位以來仰遵成憲化行俗厚民康物阜
措刑罰於無用之地納赤子於熙皞之中故
夙夜兢業惟恐不逮尚慮天下之廣人心難

皇考一定之法致使陷於刑辟所以叮嚀告戒使人

一不守義

遷善遠罪凡我有官君子明聽朕言夫民者國家之根本也在乎撫育不可賊傷勿苟貪其財勿妄役其力則民可以常安民安則天下無事矣夫天下之大非一人所能獨理必資賢才以相成爾諸群臣宜擴其正大之心弼予仁厚之化敬以事上而廉以律己戒於徇私而怠以奉公勿為苛刻勿肆貪殘惟能如此則兆民老幼獲安而朝廷刑罰可措矣

爾亦可以享富貴於無窮而流聲譽於後世
矣故諭
諭天下文武官員勑　永樂四年二月十
九日
朕聞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今四方甫定
民尚貧苦小人交搆官府貪爲奸蠹良善凡
有科徵假公營私以一科百其害尤甚民不
聊生盜賊不息故數諭爾等盡心撫綏祛除
其害一財不妄斂一民不妄差勸課農桑慎
固封守保愛軍士不擾外夷屯田積粟尤宜

勤勵警其怠惰恤其艱難絕刻害之慾守朝
廷之法稱朕之意務臻平治故諭

奉學勅

永樂四年四月初二
日

皇帝勅諭禮部朕惟孔子帝王之師也帝王爲生民
之主孔子立生民之道三綱五常之禮洽天
下之大經大法皆孔子明之以教萬世天下
不可無孔子之道朕
皇考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
高皇帝膺君師億兆之任正中夏文明禮樂之

之舊渡江之初首建太學親祀孔子御製讚

書守帝王之心法繼聖賢之道學集其大成

以臻至治朕承鴻業惟

皇考之成憲是遵今春時和當躬詣太學如

皇考故事稱朕崇儒重道治安天下之意布告群臣

咸使聞知爾禮部其擇日舉行故勅

諭文武群臣勅

永樂四年十一月十五日

朕敬謹事

天致孝

皇考

皇妣普交幽靈而禎應疊見爾文武群臣上表稱賀
以爲朕德所致朕不敢當斯皆
上天眷佑
皇考
皇妣聖靈垂蔭及爾文武群臣盡心輔朕協和神人
之所感格朕觀自古有道之君祥瑞之來愈
加警畏以承
天休則宗社悠長人民獲慶爾等宜鑒視前代勉輔
朕躬以承
天與朕

皇考
皇妣鑒臨之意故勑
寬宥詔　永樂四年十二月初六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惟聖帝明王之於天下體
天地之心順萬物之宜以為治朕荷
天命承
皇考鴻業即位以來夙夜兢惕父母斯民之道惟恐
不至刑措之風未臻其極比見有犯法者必

甚憐之故屢勅法司以人命至重議獄審覆務先寛大不事苛細毋使冤抑尚慮有司奉行不謹致令良善罹于憲條雖欲改過其道無由今又赦天下嘉與惟新自永樂四年十月初六日昧爽以前除謀叛大逆謀殺祖父母父母妻妾殺夫奴婢殺主謀故殺人蠱毒魘魅毒藥殺人強盜不赦外其餘已發覺未發覺已結證未結證罪無大小咸赦除之敢有以赦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於戲發政施仁用廣好生之德改過遷善永同熙

之風故兹詔示咸使聞知

一文武官吏軍民人等爲事充軍種田養馬養羊買船擺站爲民炒鐵煎鹽充當膳夫軍伴軍匠及遷徙安置爲民并歷刑充吏及軍人爲事調發別衛充軍等項已到配所在途過程限者不動餘皆悉放若有比先已到衛所後又爲事遇赦者仍發原衛所

一在京釋放官軍并總小旗將軍力士人等各復職後照舊支與俸糧官律該死罪者支與半俸

一見在各處立功拏賊軍官旗士人等若律該死罪應赦者各復與職役官支與半俸旗士人等支與原糧其犯徒流遷徙笞杖等罪及照榜例者各復職役照舊關支俸糧俱就本處備禦有做工爲事官旗名頭勾軍者亦俟職役去與俸糧仍令勾軍完日回衛致仕官舍人餘丁踈放

一釋文職官并監生吏典人等律該死罪應赦者官做辦事爲事月支米一石聽差監生吏典人等并照榜例及犯徒流以下罪與未議

罪名者各復職役照舊關支與俸糧已降者
不動

一見在各處做辦事官辦事名頭文職官員人
各復原職役仍照在彼辦事人例支與俸糧

一官吏軍民人等為事起發戶部納米贖罪內
有已納未完及全未納者釋放糧米免追

一各色人匠犯罪在京准工及常做工者照舊
輪班

一贓物係侵盜官物并遺失拖欠者仍追正贓
其餘贓私及賠追者免追

開設交阯衙門詔　永樂五年三月初一日

皇帝詔曰朕祗奉皇圖恪遵成憲弘敷至治期四海之樂康永保太和俾萬物之咸遂夙夜兢業

弗敢怠遑仰惟

皇考太祖高皇帝混一天下懷柔遠人安南國陳氏烓慕義嚮風率先職貢嘉其勤悃須賜鴻恩封爲安南王長有其土子孫世襲與國咸休比其賊臣黎季犛子黎蒼久畜虎狼之心竟爲吞噬之舉殺其國主戕其闔宗覃被陪臣盡罹慘酷掊尅殺戮荼毒生民鷄犬弗寧怨

聲載路旅疑、徂彼鼠黠狠貪詭異姓名為胡
一元子胡奎隱蔽其實矯稱陳甥誑言陳氏
絕嗣請求詔襲王封朕念國人無所統屬不
逆其詐聽信所云俾成奸譎之謀輒逞跳梁
之念全無忌憚靡悪不為自以為聖優於三
皇德高於五帝以文武為不足法以周孔為
不足師毀孟子為盜儒謗程朱為剽竊欺聖
欺
天無倫無理僭國曰大虞竊紀年為紹聖稱為兩宮
皇帝冒用朝廷禮儀非惟恣橫於偏方實欲

折後於中國佯奉正朔受頒曆而焚之詔納逋逃聞追索而隱匿朝貢之禮不行兇暴之情益肆亟淹卯育存有圖大之心鋒蝟斧螗益動侵陵之勢覬覦南詔窺視廣西據思明府之數州侵陵遠州之七寨刼朝廷之命吏供彼家之歲令擄其女子以備覺鈄毆其人民以蹈湯火欺占城之孱主伐其國以遣喪奪其土疆要其貢賦逼受僞印冠服令其從已背朝屢被殘殃數來告急朕矜其愚昧未終絕之特遣使臣曉以禍福啓其自新之路

闢其向善之門諄切再三俾其改悟益愚冥頑狠愎稔惡弗悛未幾安南王孫奔竄來京訴陳其事黎賊一聞謬來効款釋誣罔之罪迎立陳氏之孫示彼至公曾何芥蔕即遣送歸國黎賊乃伏兵要殺於途并殺朝使朕遣人賜占城禮物又殺使臣而奪之朝臣僉請加兵致討謂昔苗民逆命禹有徂征之舉葛伯仇餉湯有徯蘇之旅茲兇豎積惡如此四海之所不容神人之所憤怒此而可赦孰其懲戒朕以五兵戢櫜之日正萬國人安之

時獨茲叛夷妄干天憲蛀虮之毒無厭生靈
之害曷已興言及此盡然傷懷志在吊民豈
忍窮武寔不得已告于神祇聿興問罪之師
爰舉九伐之典用除殘暴以解倒懸撲兗焰
於方張典陳氏於既絶乃命征夷將軍成國
公朱能等率偏師帶甲八十萬以討之特勑
將士其臨陣來敵者殺無赦其來降者悉宥
之師渡富良江賊率衆號七百萬來拒戰尚
逞怒蛙之勇以嬰霆擊之威兵刃纔交勢即
披靡我師翶之如摧枯拉朽斬首百萬級直

擣東都遂平西都四郊無結草之固前徒有倒戈之師黎賊孽黨即時殄滅其有投兵乞命者即釋不誅所至秋毫無犯市不易肆人民安堵徧求陳氏子孫立之其國官吏耆老人等累稱爲黎賊滅盡無可繼承陳請安南本古交州爲中國郡縣淪汚夷習于茲有年今幸遇迅掃攙搶剗磢蕪穢願復古州縣與民更新庶再覩華夏之淳風復見禮樂之盛治俯徇輿情從其所請置交阯都指揮使司交阯承宣布政使司按察司及軍民衙門設

官分理廓清海徼之妖氛變華遐邦之陋俗

所有合行事宜條列于後

一安南王陳氏為黎賊所殺死於非命誠為可

矜宜贈諡以慰幽冥其子孫宗族有為黎賊

所害者宜贈以官有司即具名來聞用伸恤典

一陳王為黎賊所殺死於非命宗祀斷絕今特

建祠立碑設官主典歲時祭祀仍給看廟三

十戶以供灑掃

一陳王墳墓蕪廢已久宜令有司看視傾頹即

為修理以聞仍給三十戶以備祭掃

一安南官吏軍民人等俱為黎賊克威所逼驅
之以冐白刃死亡者衆暴露可憫有司即為
掩骼埋胔
一安南郡縣官吏皆陳氏舊人為黎賊威脅不
得已詔書到日凡在職役者悉仍其舊俱各
不動然其民久染夷俗未聞華禮朝廷仍設
官相兼治理教以中國禮法
一黎賊數年以來為政苛猛毒害其民今後除
之宜朝政令以安衆庶各宜遵守求享太平
一安南各處關隘有結聚人民守把營寨及逃

避海島者詔書到日即便解散還家以安生理

一安南之民久被黎賊困苦有司宜加意撫恤使各安生業毋致失所

一安南官吏軍民有黎賊所害或黥刺徒流配或全家流徙不得其所及一應被害之人詔書到日悉放回原籍復業所在有司即便起發毋得停留其民囚繫於獄者即便發遣

一安南境內懷才抱德有用之士有司以禮敦遣至京量才於本土敘用

一安南境土毋致侵越亦不許軍民人等私通

外境及下海販鬻番貨違者依律治罪

於戲威武載揚豈予心之所欲元惡既殲賞有差之同情慶

施視之仁永樂太平之治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賜北畿租粮雜稅詔　永樂六年二月廿八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祗承

天命統紹洪基安民之心不忘夙夜思昔奸臣謀危宗社

毒害親親奉藩于燕横遭離間禍機四發與兵圖

逼朕躬實不已用兵自救誅討奸回以平內難當

時朕帥諸将士南征躬擐甲冑卧雪眠霜間關行陣衝冒鋒鏑秉危轉戰萬死一生諸将士與朕同甘苦勤勞尤甚時　皇太子居守北京賴軍民竭忠效力不避艱難供給軍需饋運粮餉馳驅負挽晝夜不寧城守戰閗披堅執鋭冒犯矢石父母妻子不保朝夕甚爲勞苦使朕無北顧之憂遂誅奸回平定禍亂奠安　宗社朕自即位以來念爾将士人民飲食寤寐時刻不忘其間民有効順始終不變者已嘗全免稅糧以酬其勞比年之間北京所屬郡縣數被水患稻穀不登民多缺食流移他

所朕甚憫焉其北京永樂四年永樂五年所有該
納稅糧馬草折穀草豆戶口食塩價米諸色貨課
程通負未納者盡行蠲免其諸色課程仍自永樂
六年為始除見收在官外免徵三年門攤課程三
年免徵後革去增加之數只依舊額供辦於戲同
濟艱難久念勤劳之蹟憫兹窘乏覃敷寬恤之恩
庶俾平康少伸朕意故兹詔諭咸使聞知

賜河南等處蠲糧雜稅詔　永樂六年三月初六日

皇帝詔曰朕祇承
天命統御萬方永惟致治之機尤重安民之道悉心

康濟夙夜不忘比者營建北京宮殿需材於
下國之大事誠非得已軍民趨事赴工盡力
不懈眷其勞苦朕甚憫然所司不體朕心之
艱難一毫不以上聞督責逋負鞭箠逼迫又
甚困乏甚失撫綏之意其河南山東山西軍
民衙門自永樂五年以前遞年拖欠并追賠
未完夏稅秋糧塩糧馬草諸色課程贓罰等
項一應係官錢糧物件詔書到日咸與蠲免
於戲施政以撫字為先養民以寬恤為本特
敷恩惠用慰勤勞故茲詔諭咸使聞知

諭福建官員勅　永樂六年三月初六日

皇帝勅諭福建都司行都司布政司按察司衛所府州縣所屬軍民衙門官吏軍民急於衣食又有趨事之勞朕體艱難不忘夙夜爾等受國家委任徇祿苟容下民疾苦恬不經意互相壅蔽一毫不以上聞甚至貪官猾吏假公營私剥民肥已恣其很暴流毒無厭督責逋負連及累歲鞭箠縶繫困迫難勝原爾等之罪死有餘辜今且寛宥以勉將來其軍民衙門洪武三十五年以前但有追徵未完稅糧諸

色課程塩草贓罰等項一應係官錢糧物件

咸與蠲免以稱朕恤下之意如勑奉行

宥交南餘黨詔　　永樂六年五月十五日

皇帝詔曰天地大生成之德普萬方而無私帝王廣

協和之心統六合而無外朕祗膺

天命纘紹鴻基體履載以安民弘道德而立政撫綏

爲切夙夜不忘永懷一視之仁敷治八紘之

内咸祗綏輯燕合

天邈況安南介两廣之邊陲在國朝先諸蕃而欵附

又罹荼毒詎忍棄遺其賊臣黎季犛父子篡
殺國王屠夷其宗族横虐民庶蹂躪於隣封
逆上侮於朝廷屢內侵其邊境諭其悔過始
猶務於包荒念而弗悛終難稽於援溺肆行
弔伐遏舉偏師天威震臨蟻衆奔潰屢鷄
如平地曾無寸草之横蹈富良如坦途何有
一木之陰搗列柵以蹙於鹹子窮三穴以極
於奇羅如烈火之燎毛甚疾風之振槁未踰
累月盡縶兇渠　解縱其脅從咸撫存於疲
瘵梓[illegible]蕩除於癘氣清霜普肅於妖氛濵海

爲之清寧山川發其光彩遂立交阯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列爲郡縣俾同中夏之民化其旄倪悉去南蠻之俗渙號初下輿情翕從獨其孽鄗之心不變狂亂之志不從教令不復生業逃匿藪澤聚嘯山林刼殺良民賊害會吏恩德不念稔惡踰深者謂牧守非仁撫字失當自當陳述所苦數訴求伸何敢拒違復作兇逆困甚鴻毛之命猶張螳臂以當車遂來虎旅之椎莫救泰山之壓卵憐其怙惡祗自取亡除前倡禍首之人罪逆深重俱已伏

誅外尚念餘衆本因愚昧或迫饑寒或為强
梁所驅或為奸利所誘事非得已情有可矜
槩而罪之朕實不忍詔書到日咸赦除之軍
還為軍民還為民各復其業使圖自新如已
經忠宥仍復其頑不行悛改必殺無赦其交
阯所屬軍民衙門官吏體朕至仁務隆寬恤
毋為嚴急毋肆侵漁導之趨吉而避凶為老
建利而去害使長幼咸聚大小獲安官府若
切不急之務俱宜停罷於戲
帝德好生肆覃湔除之澤

天恩助順宜永堅欽戴之誠使過而遷善則福必有

臻非分之恩理不常得咸樂和平之治勉承

嘉靖之仁故茲詔諭咸使聞知

蠲免北京租賦詔　永樂六年六月二十八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祇膺

天命統紹鴻業安民之心夙夜不忘昔奸臣謀危

宗社毒害宗親朕奉藩于燕横遭讒間禍機四發與

兵圍逼急迫朕躬實不得已用兵自救誅討

奸回以平內難當時朕率諸將士南征躬擐甲冑卧雪眠霜間關行陣衝冒鋒鏑來危轉戰萬死一生諸將士與朕同甘苦勤勞尤甚時皇太子守居北京賴軍民竭忠効力不避艱難供給軍需餽運糧餉馳驅負輓晝夜不寧城守戰鬪被堅執鋭冒犯矢石父母妻子不保朝夕甚爲勞苦使朕無北顧之憂遂誅戮奸回平定禍亂奠安

宗社朕自即位以来念爾將士人民飲食夢寐不忘其間民有效順始終不變者已嘗全免稅糧

以酬其勞比年之間北京所屬郡縣數被水
患歲穀不登斯民缺食流移他所朕甚憫焉
其北京永樂四年永樂五年所有該納稅粮
馬草折收草荳戶口食塩價與諸色課程逋
負未納者盡行蠲免其諸色課程仍自永樂
六年為始除見收在官免徵三年門攤課程
三年免徵後革去加增之數止依舊額供辦
於戲同濟艱難久念勤勞之績憫兹窮乏之軍
敷寛恤之恩庶俾康寧少伸朕意故兹詔諭
咸使聞知

巡狩北京詔　永樂六年八月

十一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成周營洛肇啓二都有虞勤民尤重巡省朕君臨天下祗率典彜統御之初已陞順天府爲北京令四海清寧萬民安業國家無事省方以時將以明年二月巡幸北京命皇太子監國朕所經過去處親王止離王城一程迎接軍民衙門官吏人等於境内朝見非經

過去處毋得出境道路一切飲食供給之費皆已有備不煩於民諸司無得有所進獻科擾勞衆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諭天下武臣勑　永樂七年正月初一日

勑天下武臣自古國家設立軍馬的意思只爲要看守地方保安百姓征勦那做歹勾當不順的人雖是天下十分太平不曾撤了軍馬不整理如今恁軍官每是自己立功勞出來的有是祖父立功勞承襲出來的都承受朝廷付託或掌着方面或管着邊塞或鎮守地方都

要十分與國盡心盡力如今休道天下太平
無事恁便懶惰了恁常勤謹小心守着國家
法度盡恁的職分做得好呵恁的富貴傳子
傳孫便長遠保守恁的好名兒史書上也寫
着傳將天下後世不磨滅了若是懶惰不用
心又不依法度便打罷了做軍去邊塞守禦
重便連身家喪了凡人受福受禍都是自巳
做來的恁只依我言行便長遠享福受快活
所有合行的事如今逐件說與恁知道
一軍是恁武官的血脉一聲出征呵也便與你

做手足向前廝殺要軍輔助恁有病呵要軍照應恁恁平日能撫恤軍有事時軍也肯與恁盡心出氣力若不是軍人出氣力恁一箇人便是好漢濟得多少事恁如今正好撫恤軍士休非理生事若恁飽時便思量軍怕有飢的恁暖時便思量軍怕有寒的都要與他擺布軍有患病呵便著人看他這等教軍不失所了便是恁做軍官的職分

一守禦邊塞的十分要用心勤謹常常著人哨瞭過往的人好生盤詰關防遇有賊人便要

令軍士勇敢當先擒殺休要退怯或是設謀
運計固守城柵男子漢正好與國家出氣力
立功勞取大官職若是不長進退縮臨陣不
勇守城不謹朝廷必是拏將來依軍法殺他
又連累一家這等呵却不如在陣前奮勇立
功討大官職子孫世世得享富貴自家又有
箇好名兒在天地間不枉做了一世好漢這
等却不是好男子

一

此種養蠶最是好勾當軍家得飽飯喫得暖
衣穿不靠賴百姓又不懶惰軍只是要盡軍

官每好提督每年依種耕鋤都要依時候恁

軍官每常常早晚點視休生事科歛害他軍

人每一箇月好着實出氣力下屯不許恁每

隱占在家做生活却交別箇軍每替他屯種

每年上操時務要着實恁為父母愛子弟一般

要處若不會武藝又不曉道理那時犯了國

家的法度也只是恁為父兄的害了他前面

這幾件事都要一一遵守不可違

責臣丁安民勅　永樂七年正月初一日

朕惟君國之道以民為本必資臣分職問賢用

能惟求安民而已爲臣能體其君愛民之心推而行之斯天下之民舉得其所爾文武群臣受國家委任宜操節立行盡誠竭慮治民者專務恤民治軍者專務恤軍察其饑寒體其勤勞爲之除害興利教之務本立業孝弟忠信尊君敬上敦行禮義毋作愆非以冀永享太平之福比者營建北京國家大事不得已而勤勞軍民爾等宜善加恤撫無爲貪酷以重困之夫文官之祿皆出於民武官之功實因於軍能推此恤之心庶幾報本之意苟不知圖

報又從而侵之非惟國法不容鬼神尤將禍焉
福善禍淫天道昭彰賞罰至公國典有在爾其
殫心盡力克致安民之效以副朕惓惓之懷故諭

諭畿屬朝見勑　永樂七年正月初十日

皇帝勑諭北京所屬文武官員巡幸至北京諸司掌印
官一員朝見毋得因而科擾故勑

諭各處辦事官勑　永樂七年十二月初二日

皇帝勑諭各處辦事官員人等今天下太平四海無事
獨以漠北虜寇崛強梗化數來犯邊朕念
天下生靈皆爲赤子當遣使臣往招諭之使

其老小各安生業彼乃輒見羈留恣行殺戮如此所爲天地鬼神所不能容然比寇不滅終爲邊患軍民不得其安今興兵討之寧免用軍民之力造軍器運糧等項雖暫時措辦艱難然掃除胡寇之後中國得以無事軍民得以安寢所謂一勞而永逸爾等差使出外催辦物件務要愛恤軍民毋得科斂刁蹬生事攪擾如有故違朕命攪擾軍民者治以重罪不饒其軍民所辦一應軍需糧料務要依期足備不許違悞違者治以重罪爾等將朕

言語宜各與差使催辦軍需等項人員及所
在管轄軍需官員人等說與知道故諭

親征北虜詔　永樂八年二月初四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受
天命承
太祖高皇帝洪業統馭萬方撫輯庶類凡四夷僻遠
靡不從化獨北虜殘孽處于荒裔肆逞兇暴
屢遣使宣諭輒拘留殺戮乃者其人鈔邊

將獲之還使護還復見拘殺恩既逆背德豈
可悚兇豺狼野心貪悍猾賊虐噬其衆引領
徯蘇稽於天道則其運已絕驗于人事則彼
衆皆離朕今親率六軍徃征之大振威武用
彰天討且必勝之道有五以大擊小以順取
逆以治攻亂以逸伐勞以悅吊怨鮮不殄滅
蕩除有罪掃清沙漠撫綏顛連則疆埸乂安
人民無轉輸之苦將士無戰鬪之虞可以解
甲安枕一勞久逸暫費永寧也布告中外咸
使聞知

諭福建各官勅 永樂八年二月

勅福建布政司都司按察司市舶提舉司官下番回還番貨中有貴細物件不必開封連櫃籑稱斤兩各官眼同封號再用厚木櫃盛放布漆鐵葉包裹牢固各官護封十分周密從陸路差人管解押運赴京來其蘇木胡椒粗重物件之類細稱見數依前命海道運來故諭

諭布按二司考覈屬官勅 永樂八年二月日

朕惟治天下以安民為先以得賢守令為重自古尤慎斯寄蓋以生民之休戚所關也朕

巡狩北京考覈官吏得失雖政上知縣史誠
祖為政有方廉公有守公無逋租由無穢業
家給人足小人樂業治有異效特加褒賞已
陞為濟寧州知州其易州同知張騰貪酷殘
虐罔法欺公專求私己不務恤民已加重罪
今天下之大守令之多朕豈能周知賢否爾
等居方面之職任風紀之司所轄郡縣官吏
其才之賢否治之得失必皆周知果有廉能
幹濟忠以為國勤以恤民撫字有方治有異
效具實來聞以加陞擢其有闒茸無能貪汚

壞治酷害吾民者具實来聞以加黜罰爾等必嚴考覈毋徇私以廢公毋長奸以蔽善務求允當以副朕懷欽哉故諭

征虜元捷班師詔　永樂八年五月二十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自元祚既終四海鼎沸
天命我
太祖高皇帝統一華夏普天率土靡不臣妾惟胡寇殘孽奔竄沙漠踣㴈偷生稔戮易置有如奕

掌朕承大統撫治寰區志在安民惟懷不及
盡心殫慮以求其寧凡居覆幬之中舉納甄
陶之內獨此殘胡驕宄梗化屢使撫循輙凡
拘殺往者邊將擒其部屬念其各有父母妻
子盡釋還鄉遣使送之彼狡性不移復殺信
使積惡冦虐益肆擾害怨憝神人實
天所殛遏虐之旅以紓徯蘇遂親率六軍往征之用
拯顛連綏寧降附五月十三日師至瀚難河
遇胡冦本雅失里來戰即摧敗之追犇逐北
電掃霆驅本雅失里奔追不暇以七騎奔遁

獲馬駝牛羊無算其餘款附者相繼而至遂
撫安之給與羊馬糧廪令民安生業數百年
之梗茅一旦掃除千萬里之程疆由茲洒滌
乃封山川振旅班師於戲包舉無外弘施一
視之仁撫輯有方永樂萬年之治布告中外
咸使聞知

追謫罪人勑　永樂九年十月初八

日

勑刑部凡洪武年間得罪黥刺謫發者免杖時有舉
保任用或自還鄉里勑至但係洪武年間黥

刺之天即令遵依

舊制各還原籍配所如是延遲託故不去者事發準

以重罪故勅

諭府部九卿審獄勅　永樂九年十月初八日

勅五府六部三法司各衙門覽三法司所奏重囚論

皆當死爲之惕然且人命至重死者不可復

生斷者不可復續必其死無寃抑然後爲當

罪

天地鬼神監臨在上朕不敢忽特再三省諭爾等獄

議不得其平使人負屈而死
天地鬼神昭監臨於爾報應不爽不可不慎其再三加
詳審毋使人負冤而死也

免陝西逋負詔　永樂九年十一月初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祇膺
天命統御萬方即位以來軫念黎庶夙夜惓惓切惟
陝西接境邊塞供給轉輸民力勤勞矧自今

年夏秋以來疫癘相仍民滋困瘁永言蘇息
朕甚憫焉其陝西所屬府州縣永樂八年以
前拖欠稅糧並與蠲免故茲詔示咸使聞
知

議卹班匠勑　永樂九年十二月初八
日

皇帝勑諭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官比先洪武
年間匠人輪班赴工所司官吏遵守法度撫
綏有道人人樂於趨事朕任非其人不能體
朝廷恤民之心工匠依例集於京師累不用

心巡視撫綏至其下官吏匠作人等多般作弊有未曾赴工私行賄賂擅自放免者有工已告滿生事刁蹬不放其回者有官府本無工作驅交私役者甚至良善之人被其欺凌剥削衣食窘乏饑寒疾病而死者多矣朕甚憫焉今朝廷未大起宮殿間有修葺所用人匠不多卿等會議其有可爲長久之法於官府工匠兩便者陳列以聞故諭

責廷僚條陳便宜勅　永樂九年閏十二月初二日

皇帝勑諭五府六部等衙門官朕祗奉
天命嗣承
皇考太祖高皇帝鴻基爲天下生民之主自即位以
來惟以安養軍民爲務拳拳夙夜未嘗暫忘
屢勑所司舉賢薦能任之撫字又明黜陟賞
罰以中激勸至於用刑尤重欽恤遣問軍民
利病絡繹於道凡有言者罔不嘉納於今十
年軍民尤有困弊未蘇未臻治效朕追惟厥
咎蓋任軍民之職不得其人或疲懦闒茸坐
視其患而不知恤或貪苛刻及縱容吏卒剥

其肌膚朘其膏血而無厭足軍民有被害者欲伸其枉司理之官或不明其情或牽於貨賄顛倒是非至使負冤受抑寧隱忍不言其耳目之官所當言者或不體朝廷愛恤之意或拘於欲得實跡因循苟且緘默不言軍民不安實由於此皆朕委任失當之過也其有可以革斯弊之道及軍民有所未便者卿等宜條析以聞庶幾以助朕夙夜拳切安養軍民之意欽哉故諭

宥犯罪武臣勑　永樂十年二月初七日

皇帝勑諭兵部朕自即位以来武職官犯罪情有可

矜者屢嘗屈法伸恩特垂寬宥近年復有愚

昧無知誤觸憲條發遣各處充軍及立功等

項朕念其歷涉艱難必改過遷善雖欲自新

其道無由令自永樂十年二月初七日以前

天下武職官有犯笞杖徒流遷徙罪名者悉

皆宥之此國家非常之恩不可屢得若有恃

功恃恩而再犯者此即自取禍愆所有事宜

條示于後

一武職官有犯笞杖徒流遷徙罪名者或不動

職名或降職或罷職或作爲事官或作旗軍名目發遣各處立功及充軍種田養馬備禦等項並復原職支與半俸銀仍與原發處所立功報効

一武職官有犯笞杖徒流遷徙罪名已發遣立功充軍等項中途遇赦宥者亦復原職支與半俸仍原發處所立功

一各處見任武職官有因事住俸者自文書到日爲始關與俸給

一各處見任武職官曾經降職者一體復職

一武職官有不曾擬罪發去立功充軍等項者許將原犯罪由從實申達兵部查理定奪

一武職官有犯徒流笞杖遷徙罪名發去立功充軍等項而在逃者不在宥免之例

一武職官原犯該死罪并榜例死罪宥死立功并充軍等項又有先經兵部查出不當做官并妄報功次改正並不在復職之例

宥姦惡親黨詔　永樂十年四月初二日

皇帝勅諭三法司曩者姦惡齊黄等煽惡逞兇謀危社稷賴　天地宗廟之靈已皆伏誅芟夷去穢以絶

其根株不盡又將滋蔓爰盡鋤芟所以養嘉
苗除惡所以保良善惡類既剪良善獲安其
自今年三月十六日以前凡姦惡逃竄除拿
在官者不宥外未拿者悉皆宥之有來告者
勿理如勅奉行
再幸北京勅　永樂十一年正月初二日
奉
天承運
皇帝勅諭天下文武大小官員人等朕以今春二月
巡狩北京命皇太子監國朕經過去處親王

只離王城一程迎接軍民衙門官吏人等於
境內朝見非經過去處毋得出境道路一切
飲食供給之費皆已有備不煩於民諸司毋
得有所進獻科歛擾勞故諭

諭廣西都司勦捕土賊勅　永樂十一年
六月初二日

奉
天承運
皇帝勅諭廣西都指揮令潯州府土達軍人先因逃
叛者已悉宥其罪發往遷南住坐贛州五百

餘名逃叛入山已勑江西都司發馬軍勦捕

勑至即嚴加隄備以防奔竄故勑

重建大報恩寺勑　永樂十一年七月十五日

天禧寺舊名長干寺建於吳赤烏年間緣及

歷代屢廢宋真宗天禧年間嘗經修建遂改

名曰天禧寺至我朝洪武年間寺宇稍壞工

部右侍郎黃立恭奏請募緣財略爲修葺朕

即位之初遂勑工部修理比舊加新比年有

無賴僧本性以其私憤懷殺人之心潛於僧

室放火將寺燒毀崇殿修廊寸木不存黃金之地悉為瓦礫浮屠煨燼頹裂傾敝周覽顧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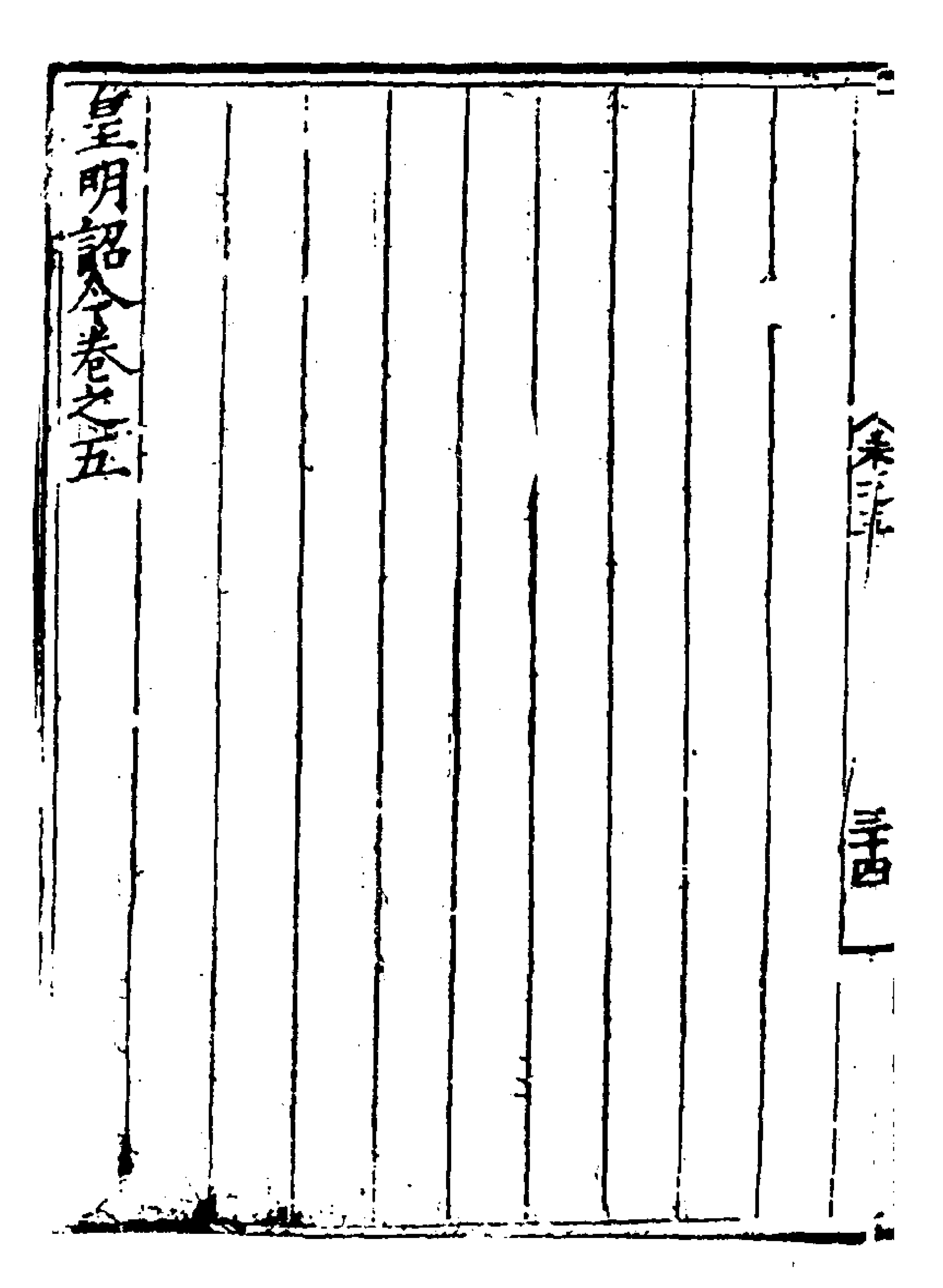
皇考

皇妣罔極之恩無以報稱况此靈跡豈可終廢乃用軍人匠勤勞其分趨事赴工如水之流下其勢莫禦一新創建丈廣殿宇重作浮屠比之於舊功力萬倍以此勝刹上薦

聖皇母后在天之靈下為天下生靈祈福使雨暘時若五穀豐登家給人足妖孽不興災沴不作

乃名曰大報恩寺表此勝剎垂耀無窮告于
有衆咸使知之
戒諭五府禁訪刁頑逃軍勅　永樂十一
年八月二十日
皇帝勅諭五軍都督府比照洪武年間有犯死罪發
往沿邊充軍者及近日齊黃黨惡人等已行
伏誅中間有遠親已有其死發往各邊境充
軍多是姦儒猾吏及不從教化頑民此等平
日懷姦挾詐欺厭良善刁頑無藉之徒既已
有罪充軍又不悛前惡仍在邊土三五成群

教唆詞訟告狀實封、上書陳言把持官府者
躲避軍役潛於衛所結覽寫發撥置事務今
後但有似此數件不問前犯輕重俱各處斬
爾都督府即行文書去沿邊衛所務要普軍
人等同知故諭



皇明詔令卷之五